

罗伯特·范诺伊， 《申命记》 ， 讲座 5B

© 2011, Robert Vannoy 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
和 Ted Hildebrandt

克莱恩大王条约及回应

3. 克莱恩大王条约—申命记作为圣约更新文件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克莱恩的论文。我将尝试抓住它的本质，而不是过于陷入细节。您将阅读他的《伟大国王条约》，其中介绍了这一点。我在这里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您将要阅读的内容，但也许会提取一些中心点。首先，克莱恩的论点是，《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其整体结构展示了马赛克时代宗主权条约的经典法律形式。现在大家都知道，“宗主权条约”是古代发现的国际条约之一。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平等条约，平等各方之间的安排；以及宗主权条约，其中有一个伟大的国王或宗主国，以及一个从属国或附庸国。宗主权条约是赫梯帝国伟大国王主要与附属较小城邦建立条约关系的地方。这些条约文件的结构与申命记的结构非常相似。所以克莱恩说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根据马赛克时代宗主权条约的法律结构构建。幸运的是，赫梯条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至 1200 年左右，而熟悉《旧约》课程的人都知道，这反映了马赛克时代的参数，具体取决于您将出埃及记的日期定为早还是晚。

4. 克莱恩的申命记大纲

克莱恩基本方法下的第二点：“他的书大纲”。有详细的大纲，但基本上有序言 1:1-5；第二，历史序言1:6-4:29；第5-26章的规定；第27-30章中的咒诅和祝福以及圣约的批准；第31-34章中忠诚条款的继承安排。该条约的部分内容为：序言、历史序言、规定、咒诅与祝福、盟约的批准、继承安排与确认。

现在，为了与条约形式建立联系，我们也许应该回顾一下标准化形式的结构：首先是序言或标题。第一部分介绍缔约者：伟大的国王。二是历史序幕。三是规定。这些规定分为两类—基本规定和详细规定—这一点很重要。在条约中，您通常会得到某种一般性声明，以广义的一般术语总结附庸国对宗主国的义务，呈现规定的本质。然后你会得到详细的规定，这是关于诸侯责任的详细规定。在一些条约中还有其他内容，例如规定将文件副本存放在伟大国王和附庸国的圣所中，以及定期阅读的规定。条约文件的这些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与申命记的相似之处也很明显。

A。申命记作为圣约仪式的剧本

首先，就克莱恩的论点而言，克莱恩说，“将申命记视为圣约更新文件，与该书本身对摩西向摩押平原人民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表述并不矛盾。”克莱恩在《大王条约》第 29 页上说：“以文献模式来分析《申命记》，与该书本身几乎完全由一系列地址组成的明显事实并不矛盾。具体类型的文件将在盟约仪式上

向封臣口头宣布。”所以他把《申命记》当作立约仪式的剧本，有时包括诸侯的回应，也包括宗主的宣言。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仪式，一个圣约的更新，申命记记录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你有摩西对人民的讲话，你有封臣的回应。因此，他说：“因此，当我们将申命记视为条约文本时，我们也就承认它是摩西的礼仪性话语。正如我们所说，这是立约仪式的剧本。”

你显然在《申命记》中发现了一系列地址。这与寻找本书的结构并不矛盾，而此时正在发生的是对圣约的更新。所以这里有一个仪式。我们有它的文本，即申命记中所说和体现的话语。

b. 申命记背后的文档？

学生提问：那么克莱恩会觉得《申命记》背后还有另一份文件吗？

范诺伊：《申命记》背后的另一份文件是来自西奈山的文件，因为圣约最初是在西奈山建立的。在西奈山，就文件而言，主要是十诫和律法。出埃及记中的模式并不那么容易看出，但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第 19 章和第 24 章时，你会看到在西奈山举行的批准仪式和盟约的建立，几乎所有这些条约要素都出现在其中。所以你可以在西奈山的建立中找到这些元素，但在申命记的结构和已经建立的关系的更新中，它变得更加清晰。在所有这一切中，你并没有对摩西的某些赫梯条约进行任何盲目的复制，但你有一种当时世界上的人们所熟悉的模式或形式。似乎当上帝对摩西说话，构建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并与他的子民订立圣约

时，这首先是以一种熟悉的模式来完成的，这种模式与在政治领域建立关系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当然，伟大的国王和封臣之间的关系处于不同的层次，内容也不同，但你发现的那些正式元素都反映在盟约材料中。所以你必须允许很大的自由度和差异。

我认为从赫梯条约开始并试图强行推行这种模式的程序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从圣经材料开始更重要，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在旧约的圣约部分遗嘱，你发现那些经常被使用的元素：序言、历史序言、咒诅和祝福、规定等。在旧约中，你有我所说的“圣约形式”，它是可辨别的，你可以描述它，无论你是否知道圣约形式与否。但我认为这份契约形式文件会促使您提出以下问题：它的起源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变得有用，但更多的是朝着这个方向，而不是试图将形式强加于申命记。

C. 口头或书面

学生提问：是口头讲出来然后写下来的吗？

范诺伊：嗯，也许伟大的国王会起草一份条约，并派他的代表在他纳入条约的人民面前宣读该条约。所以你会得到口头和书面的。现在，对于摩西，我想你可以说，当然，在西奈山，他向人们宣读了所有这些法律，但这些法律也是书面的。所以你有口头和书面的。当你读到申命记和圣约更新时，有一些修改和更新。你处于一个新的境地：他们已经穿过旷野，即将进入迦南地。摩西要死了，涉及到领导层的交接，最后的焦点是领导层的交接。事实上，焦点是在摩押平原

举行的圣约更新仪式。可以说，摩西是伟大君王在百姓面前的代表，而摩西现在就要消失了。涉及继承问题，当政治领域的条约关系涉及继承问题时，通常很明显你会在仪式上更新和更新条约安排，以确保随着领导层的过渡，也有权力的过渡。关系。因此，继承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你会得到条约并在那时更新它。

5. 邪教仪式背景：冯·拉德和克莱恩

第 5 点：此时仅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稍后也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克莱恩说，《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这与书中对摩西一系列讲话的表述并不矛盾。我们将申命记视为摩西的礼仪性话语。克莱恩的方法和冯拉德的方法之间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形式上的相似性：换句话说，冯·拉德也说《申命记》的结构有一个仪式背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冯·拉德看到了《申命记》的结构，但其原因是什么？这有一个仪式性的、崇拜性的背景。这本书反映了某种崇拜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克莱恩也说了同样的话。你们在摩押平原更新了圣约。圣约更新仪式中的地址结构和思想流程等都反映在申命记的结构中，而这又反映了该条约的结构。所以冯·拉德和克莱恩的论点有相似之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冯·拉德并不尊重这本书的完整性，因为冯·拉德假设这本书的结构来自于在北方王国示剑举行的某种定期圣约更新仪式，因此日期较晚。他在这个结构中没有找到马赛克作者身份的任何依据。

现在请记住，我仍在谈论 1938 年的冯·拉德。冯·拉德在人们了解赫梯条约以及条约结构与申命记之间的关系之前就看到了这个结构。冯·拉德看到了书中的结构，并将其归因于这本书的仪式崇拜背景。然后，他假设提议在示剑定期举办一个圣约更新节，这本书与此相关——它不是马赛克的。当然，冯·拉德近年来将他以前的想法与我们尚未讨论的赫梯条约的新材料联系起来。

门登霍尔 (Mendenhall) 的文章始于 1954 年，而冯·拉德 (von Rad) 则于 1938 年撰写，所以他的时间早了很多年。门登霍尔的文章开启了整个研究领域。1954 年之后又过了十年，它才真正开始发展。克莱恩的著作于 1963 年初问世。克莱恩在 1963 年开始讨论时就参与其中，并一直持续到今天。门登霍尔的第一篇文章距今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但它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克莱恩的工作通常被忽视。但我也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查看数据并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将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美中不足的是有几只苍蝇。我认为克莱恩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认为这对那些受过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人来说意义重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因此，这些文档和理解这一点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你永远不能用证据或类似的东西来说话。你可以只做论证。但我确实认为你可以创建一个模型来提出一种开发方式，并且可以将其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简而言之，您可以将克莱恩的论文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最终，这本书的完整性是基于这本书本身作为圣经，你必须权衡所有这些事情。但

我认为这条论证路线是有力的论证路线，它支持申命记将其与摩西联系起来的完整性。

你看，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目前欧洲一切都在发生。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任何在英国或美国，尤其是美国写的东西，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取消资格。如果是某个美国人写的，他们几乎不会看它。当然，这并不客观，但意义重大。这种拒绝可能也与德国的民族自豪感有关。但这就是你所面临的。

克莱恩对赫梯宗主权条约与申命记之间的类比做出了有趣的评论。我们已经谈到了第五点。第五点是，“克莱恩的想法和冯拉德的想法之间有一定的形式相似性，冯拉德谈到了这本书的统一性和结构，构成这本书结构的元素是与克莱恩的大致相同。但冯·拉德假设某种崇拜环境是这种形式的起源。克莱恩提出，这种形式的起源来自摩西之约和摩西时代，当时主与他的子民在西奈山订立了圣约。然后，出于一个非常真实的原因，这个圣约在摩押平原被更新了。申命记反映了圣约更新仪式。我们稍后会回到冯拉德，但此时此刻我只是提出这一点。

6. 申命记和古代条约一样开始

现在，第六点将向您提供克莱恩研究出的一些细节。你会读到克莱恩的著作，所以我不需要详细讨论这一点。第六点：“申命记是从古代条约开始的。”

《克莱恩大王条约》第 30 页说：“《申命记》的开头与古代条约的开头完全相同，‘这些是……的文字。’”这就是条约的开头语。”条约文件中也有非常相

似的表述。所以你们有那种形式上的相似性。“申命记就像古代条约一样开始。”

摩西是为神说话；这变得非常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是在说：“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摩西是神权代表，而摩西所面临的问题是：那个神权代表，大王的代表。他的领导权将因死亡而终止。因此，需要进行更新，以便领导层的连续性能够得到承认、准备和延续。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摩西就是伟大君王的代表。同样，这些相似之处你不能推导出任何类型的相同类型的推导。它使用相似的形式、相似的结构，但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目的和完全不同的内容而改编。你不想人为地将条约形式强加于圣经材料上。最好以圣经材料本身的完整性来对待它，但另一方面，要看到其中存在一定的关系。

7. 克莱恩的方法解决了两个引入问题

第 7 点：“克莱恩的方法解决了两个引入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一点。各种批评家在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有两个引言，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整体。同样在第 30 页，克莱恩说：“关于《申命记》统一性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存在两个引言，即第 1-4 章和第 5-11 章。人们常说，两者都不需要对方。他们似乎是相互独立的。”我向你们提到过诺斯试图做的事情，将这两个介绍中的第一个介绍为从申命记到列王纪下的整个申命记历史的介绍，第二个介绍是对申命记本身的介绍。

他在第 31 页上说, “但是诺斯的观点以及将申命记 1-4 章与其原始核心分开的每一次尝试都是相互矛盾的, 并且两个引言的假定问题被排除, 真正的结构被这些事实进一步澄清。历史序言通常位于序言之后, 并位于宗主权条约的规定之前。申命记 1:5-4:49 堪称历史序言。”当圣约被更新时, 历史就被更新了。令人愉快的是, 摩西讲述了耶和华先前在西奈半岛的统治, 西奈山是最初立约的地方, 他将这段历史延续到现在, 强调最近发生的事件: 跨约旦的征服及其后果。换言之, 历史序言在更新之际也随之更新。

八、规定

现在, 如果你看一下宗主国条约的结构, 你会看到序言、历史序言, 第三是规定。请记住, 这些规定分为基本义务; 摘要或一般性规定; 然后是具体的、更详细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规定, 这就是申命记第三部分可以与五至二十六章等同的原因。冯·拉德 (Von Rad) 指出, 上述内容包括 5-11, 它是作为历史调查而出现的——这是引言。其他人将第 5-11 章与第 1-4 章分开, 将第 5-11 章作为第 12-26 章的引言。克莱恩的论点是: “申命记 5-11 章必须被视为阐述了圣约的生活方式, 就像第 12-26 章一样。他们一起宣布了宗主的要求。申命记 5-11 章和 12-26 章之间的差异代表了对这一主题的不同处理。前一部分, 即第 5 章至第 11 章, 以更一般和更全面的术语提出了主的主要要求, 包括其原则和计划。后面的部分在更详细的点上添加了申命记和条约之间更具体的要求, 这可以为您

在申命记中找到的某些单词和概念的含义提供新的见解。” 条约形式与申命记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使用的具体词语和描述的某些概念方面，也是一个有待进行大量研究的领域。

克莱恩指出了一些类似的事情。第 24 页的一幅插图“更加强调法律的圣约概念。” 律法是申命记第 5-26 章的核心要素—规定。“对法律圣约背景的日益重视强调了旧约和新约中法律功能的基本连续性。”

现在我认为有一点应该在这里详细阐述。但在条约的结构中，伟大的国王为附庸做出了某些仁慈的行为，其中涉及仁慈的行为。封臣的回应是感恩，这也是规定的要求之一。我想还有一些制裁措施可以强化这一义务。但你可能会说恩典先于律法，因为在申命记中上帝已经选择了他的某些子民。他救赎了他的人民，将他们带出埃及，并在旷野照顾他们。现在这是你的义务。顺便说一句，履行这些义务时应怀着对为他们做出如此多贡献的伟大国王的感恩和爱意。引用新约的一个观点，“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正如基督所说。对申命记结构和圣约性质的理解强调了法律中义务的某种基本统一。

9. 申命记中神的爱（'ahav）作为对宗主的责任

这引导我进入下一点。有一篇文章是关于“ahav（爱）”一词在圣约中的使用，“申命记中神的爱”。我想我已经在你的参考书目“申命记和条约形式”下列出了，W. L. Moran，“申命记中神的爱在古代近东背景”，天主教圣经

季刊，25，1963年。DJ McCarthy, 《申命记中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父/子关系中上帝之爱的注释》，载于天主教圣经季刊 1965 年第 27 期。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在希勒斯博士 (DR Hillers) 的《圣约：圣经理想的历史》一书中，他在第 152 页总结了其中的一些材料：“神的爱是申命记的特殊强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保留了一些旧约的观念。”现在希勒的想法与其说是马赛克的争论，不如说是马赛克的争论。他专注于其结构并发现该语言很有趣。他说：“在西方历史上，爱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学术界对区分该术语所适用的各种情感有很大的兴趣。

申命记的爱品牌特别有趣，有两个原因：它代表了一种与最近的概念不同的爱，并且它是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圣经关于爱上帝的教导的母体。申命记中的爱是可以被命令的。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意味着生活在对神灵的崇拜和服务中。那就是11:1：“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永远遵守他的律例、律例和诫命。”整条诫命，11:22，可以这样概括：“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蒙他喜悦。”申命记 11:13 “爱耶和华”与“事奉他”密不可分。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话，他们的教义似乎并不令人惊讶，但我们需要记住，一种爱的理论——一种非常有力的影响——认为责任和爱是不相容的。在这里，它们几乎是相同的。”

希勒斯继续说道，“WL 莫兰（我们转向的那篇文章）”将条约和圣约的语言视为与上帝之爱相同的概念，尽管可能有更早的例子。外交语言中爱的第一个常见用法是在阿玛纳语言中发现的，兄弟之间作为条约中平等伙伴之间存在的关系就是爱。”在条约文本中，你可以看到兄弟或平等伙伴之间的安排，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愿我的兄弟对我的爱比他父亲多十倍；我们将继续热烈地爱我的兄弟，”来自阿玛纳的信件。”然而，这种爱不仅是平等伙伴之间的感情，也是法老王对待他的臣民的方式。阿玛纳信件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国王，大人，爱他忠实的仆人，就让他把这三个人送回去吧。”这句话出自某个封臣之口。“最重要的是，这是诸侯看待他们的君主的方式。爱就等于做仆人。“大王，正如我爱大王一样，哈比王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国王都是我主的仆人。”

在以撒哈顿的条约中，爱被视为对宗主国的义务：“你将爱亚述巴尼拔如同爱你自己一样。”我不会详细介绍其余的材料；你可以阅读这篇文章，但它归根结底是条约文本中的爱变成了服从的同义词。当你爱主时，你就会遵守规定。这样爱就可以被命令了。你要爱主。你必须遵守那些体现你的爱的规定。

有很多此类事情的例证，您可以在条约文件中找到类似的词语用法，让您对许多圣经材料有一些了解。现在你又不想在圣经外材料的完全控制下阅读所有圣经材料，而是圣经外材料—就思想形式和那些在文件起源时存在的东西而言—帮助您理解我们在圣经材料中找到的含义的内涵。在语言、概念和具体要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在条约文本中指出，也可以在申命记中找到。

现在，随着我们学习课程的进展，您会注意到更多这一点。但这是另一个领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D. 旧约中的圣约形式及其历史意义

1. 圣约形式的 Sitz im Leben [生活处境] 和历史

设置的含义

我现在想进入一个新标题，“C，只是回顾一下；为了获得连续性：“梅雷迪思·克莱恩利用形式批判方法尊重了本书的完整性，为《申命记》的结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反过来又对解释和日期产生了影响。”我们研究了她的基本论文是什么以及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现在“D”：“旧约中的圣约形式及其历史含义—申命记辩论的现状。”D下的第1项：我将使用这个技术术语，“圣约形式的 sitz im leben [生活状况] 以及该背景的历史含义。”人们普遍认为，圣约的形式是旧约圣经中一个明显且重要的文学特征。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出现过，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存在于《旧约》中。在西奈山出埃及记第24章中，毫无争议地可以找到条约与盟约之间的联系，目前普遍认为在申命记中也能找到这种联系。它出现在约书亚记24章和许多其他章节中。因此，圣约的形式有如此大规模的一致，这是旧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特征。然而，对于这种现象的起源，以及它的存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产生的历史影响，还没有达成相应的一致意见。人们承认它的存在，但对于这种形式的起源，

以及从它的存在中可以得出的历史含义，并没有相应的一致意见。例如，克莱恩和其他人试图从形式的存在中得出历史含义。他们知道它存在，但我们要用它做什么呢？你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A. C·巴尔泽

有些人拒绝从这种公认的形式的存在中得出历史结论。例如，它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各种立场。克劳斯·巴尔泽（Claus Baltzer）写了一本书，名为《契约处方集》（The Covenant Formulary）。这本书逐段追溯旧约中圣约形式的出现。在那本书的第 49 页中，他对 Mendenhall 的原始文章进行了评论。请记住，门登霍尔是在他的文章《法律、盟约和古代近东》中发起整个讨论的人。门登霍尔开始了整个讨论。在评论门登霍尔的文章后，巴尔泽谈到门登霍尔时说：“他对历史问题比目前的作品更感兴趣，因为目前的作品仅限于形式批判方法。毫无疑问，可以在这种形式的基础上得出历史领域的进一步结论，但我认为过早地将这两套问题放在一起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他拒绝从形式的存在中得出历史结论。一位罗马天主教学者在评论巴尔泽的作品《圣约处方集》时说：“巴尔泽自始至终都坚持将形式批判性调查与情节叙述者的历史性分开。他对历史问题持保留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巴尔泽避免了草率的结论。”令人失望的是，巴尔泽拒绝做出历史结论。巴尔泽不愿意就这种形式的起源提供明确的时间或结论。

b. DJ 麦卡锡

DJ 麦卡锡 (DJ McCarthy) 在一篇评论德国书籍的文章中谈到了这种条约与盟约的类比：“毫无疑问，人们对这种类比的说法太多了，尤其是从中得出了不合法的历史结论。”他说：“但这并不能证明存在类比的证据无效。”这个类比是存在的，但他拒绝做出任何历史结论。我此时想表达的观点是，他们拒绝根据文学形式得出任何历史结论。

使用形式批判方法得出历史上可靠的结论时应谨慎，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反对圣约形式起源的疯狂理论，并且存在巨大的主观性。整个过程。所以这里需要谨慎。然而，某种形式及其要素的存在，预设了产生该形式的历史背景。如果你有一种特定可定义类型的文学形式，那么该形式就预设了产生该形式的特定背景。

c. 文学形式和历史背景

例如，您有一个广告。你知道它来自哪里，因为有那种利用它的文献。因此，文学形式确实以某些历史背景为前提。形式很容易定位，但能否确定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呢？因此，明智地尝试为特定形式描绘一个背景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努力。我认为就圣约形式而言，旧约中有这种形式，以色列何时以及如何采用这种形式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如果你回避它何时以及如何进入以色列的问题，你就会削弱对这种形式的研究。如果您不知道该表格的来源，也许可以寻找

有关该表格重要性的迹象。所以起源问题当然是有秩序的，而且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形式在以色列的起源和采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许多情况下，情况的目的是纯粹基于特定学者的想象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纯粹假设地找到一种特定的形式。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几乎没有证据，而且完全是假设。我想你必须对此非常警惕。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式及其在文本中明显的存在，这种形式从何而来？其起源有何解释？生活中的什么情况是采用它的最好解释？以色列历史上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会产生对整个国家历史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形式？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圣经本身以及圣经外的数据中有很多证据。

A. 圣约形式的性质及其起源

在这个问题下，“1”，“圣约形式的 *sitz im leben* [生活处境] 以及该背景的历史含义。”小写的“a”，“契约形式的性质及其起源。”问题出现了：就其起源而言，它是邪教还是预言？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看看冯拉德，他认为这是一种崇拜和仪式。好了，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去那里接。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转录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编辑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

